

穿越时空的回响

乔南

——论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 传统民族服饰图案不仅体现着祖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时日的憧憬,更在其中蕴涵着他们对幸福生活前景的企望和对平和安详的祝愿。传统民族服饰图案,是现代服装设计灵感的来源之一,作为时尚元素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它的发掘和再创造已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国际时装舞台刮起的日渐强劲的“中国风”,无疑是传统与民族精髓对当代设计影响的最有力证明。

关键词 传统服饰图案 灵感本源 美学通则 现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 J523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积淀。而传统服饰图案也作为这宝藏中最美丽、绚烂的部分,绽放着异样夺目的光彩。这些图案不仅体现了我们的祖先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未来时日的憧憬,更在其中蕴涵了无尽的希望和祝福。他们巧妙地运用人物、走兽、花鸟、日月星辰、风雨雷电、文字等元素,并借助神话传说、民间谚语等题材,通过借喻、比拟、双关、谐音、象征等表现手法,创造出了图形与吉祥如意完美结合的造型形式。

在远古,人们多把一些雄健的猛兽比作“威武”、“好勇”,用于男服的装饰;而将一些文丽的珍禽比作“美好”、“纤妍”,用于女服的点缀。唐宋以后,人们甚至常将几种不同形状的图案搭配组合在一起,或寄于“寓意”,或取其“谐音”,以此来寄托美好的希望和抒发自己的情感。如将松、竹、梅这三种耐寒的植物合画在一起,比喻经得起考验的友谊,取名为“岁寒三友”;把芙蓉、桂花、万年青这三种花卉画在一起,比作永远荣华幸福,取名为“富贵万年”。如此类的呈现方式,不胜枚举。这些富有浓厚民族色彩的传统艺术,在明代,特别是明末清初的织物纹样上体现得更加充分。如把蝙蝠和云画在一起叫“福从天来”,把太阳和凤凰画在一起,叫“丹凤朝阳”,把喜鹊和梅花画在一起,叫“喜上眉梢”等等。

一 传统民族服饰图案是现代服装创新设计的本源之一

我国传统民族服饰图案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在现代服装设计语言之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传统民族服饰图案以其简洁、完整、醒目、独特、美妙等表达方式,再现了自然物质和人造物质;另一方面,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又是以借物寓情见长,通过丰富想象力的创造和描画,体现出非现实的抽象意象,并从中反映人们的愿望、思想、憧憬和追求。如:龙、凤、蛙、蝴蝶妈妈等以神话和传说为内容的图案,就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迷惘或崇拜所引发的心灵寄托,也是人类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美好情感的反映。这其中所包含的信仰、审美和寓意,至今都被服饰设计师们所运用和发挥着,并使之在现代设计中产生出动人而震撼的魅力。

二 传统民族服饰图案与现代服装设计的美学通则

1 简洁与夸张

服装设计界一直在追求设计手法的简洁化和设计元素的单纯化。当然简洁并不等于简单,它对设计者的要求是要以更精简的手法来表达更准确、更丰富的内涵。以现代人的审美习惯,他们不需要也不愿意借助过多的雕琢来装饰自己,反而更钟情于“寥寥几笔”的“漫不经心”。因此,简约的款式、练达的色彩和纯天然的材料,反而在设计语言上会更

显从容与流畅。当然,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在形成过程中,也经过了对自然形态的删繁就简、提炼神韵和概括情感,因此剩下的形式是蕴涵了无尽丰富的“以少胜多”,其无论是在夸张还是抽象的表现中,都更加衬托出服装整体造型的优美,并使服装因此而平添“点睛之笔”。

在传统民族服饰图案里,为了进一步突出特色,往往还抓住其便于装饰的元素加以强调、夸张和变形,并从中体现出强烈的形式美感和更概括、更典型、更本质、更感人的震撼力,这无疑就更加增强了视觉上的装饰效果,在带有原发性、主观性与无意义的“民间造型”中,恰到好处地体现了“少就是多”的时尚美感。

2 对比与形式

传统民族服饰图案,追求内容对比、形象对比、线的对比、色的对比和型的对比,并在种种对比中求得协调、统一和内在的联系感。其主要特点就是在主体造型形态上,以点、线、面等各种装饰要素,按一定的形式法则进行规律或不规律的排列、组合,以此构成不同而丰富的几何纹样,并把这些纹样运用在服装的领口、袖口、摆围、胸口和背部等能较好展示人体美的重要部位,从而进一步强调服装整体的节奏感、韵律感和协调感。这些设计中的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在注重点、线、面等形式要素的安排处理上,又极为考究其条理、次序和韵律的安排,进而呈现出异色相间、线面结合、松紧有度、疏密相协的造型形式,这与当今西方盛行的平面构成创作法如出一辙。

3 抽象与象征

象征意味在传统民族服饰图案中体现的最为浓厚。其符号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包含有科学合理的部分,是古人对自然规律和现象的归纳与总结;另一是它的想象和象征性,这其中充满了创造和幻想的意象。较为典型的是八卦图,其抽象程度极为高超,具有对人生的总结意义和原始哲学的朴素理念。

象征是传统民族服饰图案的重要特征。如:石榴象征多子多孙,桃子象征长寿,牡丹象征富贵等等。随着民族设计风的回归,这些图形又常常出现在现代服装的设计中。表达向往美好、追求吉祥的典型服装品牌如深圳的“鱼”、“黄婆喜铺”,北京的“玄色衣裳”和杭州的“江南布衣”等等,都着重在收集、整理中国传统民族服饰图案的基础上,以移花接木的手法或转换个性再创造巧妙地运用于现代设计上,创造了极富形式美感的装饰效果。

4 和谐与统一

传统民族服饰图案和西方现代服装设计都讲究和谐与

统一,追求图案与服装造型、结构、材质、色彩等的浑然一体。这也是现代设计中最为强调的要素。传承至今的民族图案和服装,都是各种构成要素和谐统一之和的有机整体。就色彩而言,高纯度的大红、中黄、翠绿、湖蓝、桃红等,在大面积的黑、藏蓝、熟褐、白的衬托下,更加显得其绚丽、浓郁。而现代服装设计中的无彩色(灰、白、黑等)系、棕色系和含灰色系等具有很浓郁都市意味的色彩,尽管它们不像高纯度色彩那样能引起视觉的兴奋和情绪的激发,但对现代人消解生活工作的紧张、松弛疲惫焦虑的神经,起到了更加深层的调和与缓解作用,符合了人们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情景下,追求心灵纯朴无华的愿望。

三 传统服饰图案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成功运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21世纪服装设计大赛上,来自我国的选手尤珈设计的作品“育鸟”一举夺魁。在谈及获奖感受时她说,如果这件作品有所得意的话,那么就是在对民族传统图案的成功运用上。她所运用的图案,正是通过创意处理过的中国传统民族图案——孔雀羽纹,作者在整体设计上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装饰手法,将孔雀羽毛纹样同紧身晚礼服柔和的外轮廓线交相呼应,以浑然一体的造型,生动勾勒出女性美丽的身姿,给观赏者以视觉上的伸展感和优美修长的印象。尤珈的成功,决不是一种运气和偶然,而是同整个时尚潮流一致的印证信号,是中国民族传统服饰图案在时装界运用的一种预言性和引导性宣言。

1 传统服饰图案的时尚情结

传统服饰图案能够在时装上展现的首先是其文化的意蕴、形式的美感和吉祥的象征。同时,在现代时装设计中起着装饰局部与和谐整体的作用。今天,传统服饰图案的形式美不仅运用在面料上,而且在休闲和简约风格的服装设计中广泛运用,就是在另类或最代表西式美感的晚礼服设计中也被巧妙使用,使现代服装设计增加和突出了优美、中和、神似、意象和对称等中国传统的审美表现手法。

传统服饰图案在服装上的变化有大、中、小之差,有动、静、疏、缓之更替,有奔放、自由的精神,也有精细、雅致的雕琢。现代服装在应用传统服饰图案的构成中,通过对内容和布局的细节化处理,以服装本体的美来代替和修饰人体的美,这正是中国服饰审美元素的精华所在,也是现代服装设计廓型对传统服饰图案的一种相辅。

2 传统服饰图案在应用中的要求

创意的时限性扩展和象征性转移,在传统服饰图案的实际应用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通过解放传统服饰图案自身在文化和结构法则上的束缚,扩展其运用面和使用领域。如凤凰图案在男装上的成功运用,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另一方面,传统服饰图案与现代构成设计和时尚审美相结合,也使今天的设计舞台呈现出流行前卫的新姿态。

传统服饰图案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图案,在与服装款式、面料、布局的整体搭配中有其独特的原则。它们既要与服装的款式造型、结构处理及主题构思融为一体,使图案成为服装款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可以选择其色彩、形式与装饰效果的任一亮点来与现代设计语言相结合。当然还必须依其实际的穿着情况和具体的服装品种,对传统服饰图案进行恰到好处的使用。如在运动装设计中就要加以慎重选择。一方面,必须与承办的东道主国家风俗、民情不相冲突;另一方面,又要与参赛项目、项目内容及配乐、编排的结构等相协调,使服装同传统服饰图案一起营造出整体感和系列感上的规律、节奏、韵律、疏密、虚实和谐调等关系。

现代服饰面料主要以棉毛、麻、缎、化纤等织物为主。传

统服饰图案在各种面料的设计使用上都可以找到最佳的适应点和最充分的表现力。织物的纤维变化、经纬变化、提花变化、镂空变化、肌理处理等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着传统服饰图案的最终呈现效果和视觉感知。

3 民族服饰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成功运用

流行的土壤栽培出许多关注中国文化元素的西方设计大师,同样也栽培出许多拥有深厚民族根基和底蕴的我国自己的设计师,他们通过对传统服饰图案的熟练运用和重新创造,使得那些旧时的宝藏呈现出异样而华美的光彩。

一向以民族风格见长的香港设计师张天爱,始终在寻找民族与国际融合的交汇点。她曾尝试将清代官服上的江崖海水纹打散构成,颇具几分新意,同时又把苗族最典型的花饰纯彩图案以各种变形的方式装点流行时装中,使当时的香港时装舞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给那些好奇而挑剔的目光提供了一个看中国和看世界的新视点。

扬起“新中国式样”大旗的香港设计师刘家强则坚信:中国元素一定会成为世界时装式样主流的一部分。因而他那深具原创性和古朴粗犷相结合的另类装扮,更是引起惹人注目的流行旋风。

大约从1996年开始,国际时装界便掀起了“中国风”,以手绘团花图案和缎质提花面料、以刺绣、编织等制作工艺为元素的服装设计,在流行成衣界大行其道。顶级设计师们更是对中国传统服饰图案这一细节大加运用。如迪奥的接班人约翰·加利亚诺在1997年推出一款以东方神韵为主题的连衣长裙,其精致手工刺绣的中国传统花卉图案和编织花边,加上斜裁的优雅外轮廓造型,使得暗红色双面缎更加内蕴着具有东方的意味,并在内敛和古典中深隐着诱人的媚惑。

传统服饰图案是我国审美文化中最具代表性、最平易近人和最深入民心的部分,无论从工艺的灵活性、表现手法的丰富性、寓意的暗示性,还是到题材的趣味性、形式的多样性和色彩的可塑性等方面,无不体现着其来自民间又必将会回到民间的淳朴和亲切。只有这些造型形式被今天更广大的消费者接受,同时也被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认可,其自身的华彩才会穿越时空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 [1] 石磷硇:《中式服装设计与裁剪制作》,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
- [2] Winifred Aldrich: *Garment Technology for Fashion Designers*, 2001.
- [3] 李小菲、周爱国:《中国民族服饰》,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 [4]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 [5] 戴平:《中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 [6] 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
- [7] 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版。
- [8] 邢庆华:《现代基础图案设计教程》,辽宁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

作者简介:乔南,女,1963—,山东烟台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服装设计与理论、服装美学、心理学,工作单位:河北科技大学。